

民国时事文献汇编



K258.06

11

:29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民国时事文献汇编

(二九)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1
129
JY

時事類編

特刊第四十四期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中 山 文 化 教 育 館 編 譯 部 編 輯

中 山 文 庫

世 界 名 著 譯 叢 出 版 書 目 一 覽

物理世界異詮 (A. S. Eddington 著)	嚴鴻瑤譯
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 (第111冊) C. Brada 著)	韓侍桁譯
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 (C. J. H. Hayes 著)	黃嘉德譯
公民教育 (C. E. Merriam 著)	黃嘉德譯
中國農書 上、下冊 (Wilhelm Wagnar 著)	王建新譯
馬克思之異歸 (C. D. H. Cole 著)	曙小米譯
土地問題 上卷 (Karl Kautsky 著)	岑紀譯
英國社會主義史 (第111卷) M. Beer 著)	湯澄波譯
現代文化史 (上中冊) E. Friedl 著)	王孝魚譯
世界經濟之機構與景氣變動 下、下冊 (E. Wagemann 著)	孫懷仁譯
東三省物產資源與化學工業 上、下冊 (日本化學協會滿洲支部出版)	沈學源譯
民族心理與國際主 (W. B. Pillsbury 著)	陳德榮譯
英國文化史 上冊 (H. T. Buckle 著)	胡肇椿譯
政治的神話與經濟的實現 (F. Delaisi 著)	王清彬譯
政治經濟學教程 (Lapidas 著)	張仲實譯
自由與組織 (Bertrand Russell 著)	陳瘦石譯
現代資本主義 第一卷 111分冊 第二卷 1分冊 (W. Sombart 著)	季子譯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上、下冊 (M. Mitin 著)	沈志遠譯
俄國社會思想史 上、下冊 (Plekhanoff 著)	孫靜工譯
社會思想史 上、下冊 (E. S. Bogardus 著)	徐卓英譯
宗教本質講演錄 (Ludwig Feuerbach 著)	林伊文譯

商 務 印 書 館 代 理 發 行

時事類編

刊

特

第四十三期目錄

歐戰持續中的我國外交	洪進
中蘇兩國建國基礎與邦交	洪進
從湘北戰役進攻的勝利	洪進
準備戰略的進攻	洪進
日英關係如何發展	孫科
蘇聯十月革命二十二週年紀念獻辭	梁寒操
中國革命史的寶貴教訓	梁寒操
論歐洲的和平與戰爭	洪進
國際危局中蘇聯和平政策之擴大	侯外廬
歐戰與日本外交	崔萬秋
歐洲戰亂中的日本	高壽皮譯
論法幣匯價及通貨膨脹諸問題	文進
蘇聯農業的進步	陳洪進譯
蘇聯租稅制度與一九三九年預算	陶甄譯
德國的農民狀況	李孟達譯
今日的緬甸	徐敏
寄自晉東南	陸定一
阿·恩·托爾斯泰傳	治梁譯
路(小說)	高迪鶴
激辯道中(詞)	趙以炳
抗戰文獻	
抗戰日誌	
生產動員化·生產積極化	胡子嬰
生產全面化	
透過寒衣運動的教育與組織	史良
婦女工作	高壽皮譯
二十年來資本主義國家的軍備	陳洪進譯
日本的軍備景氣	高壽皮譯
蘇聯第三次五年計劃對於教育制度的擴充和改進	汪乃樞譯
蘇聯建國廿二週年中的農業經濟	葉文雄譯
日本俘虜在博愛村	李開
寄自晉東南(續)	陸定一

第四十二期目錄

蘇聯對於歐戰的影響	孟達
敵人準備再一次的烽火打劫	洪進
川康建設的重大意義	洪進
加緊展開後募寒衣運動	斯英
歐戰紀念日獻辭	梅汝璈
歐戰的面面觀	袁道豐
戰火中的歐洲局勢	葛喬
英日妥協的陰謀與遠東大局	盛岳
日本關於對外政策的兩派論調	高壽皮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海上戰場	葉文雄譯
美國繼續在武裝日本	陳斯英譯
蘇聯農業的進步	陳洪進譯
蘇聯租稅制度與一九三九年預算	陶甄譯
德國的農民狀況	李孟達譯
今日的緬甸	徐敏
寄自晉東南	陸定一
阿·恩·托爾斯泰傳	治梁譯
路(小說)	高迪鶴
激辯道中(詞)	趙以炳
抗戰文獻	
抗戰日誌	

時事類編 特刊 第四十四期目錄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廿日出版

短評

美國新中立法與中日戰爭

汝璈(四)

日美關係如何發展

璜度(五)

憲政之基礎

洪進(六)

平抑後方物價與救濟薪水階級

汝璈(七)

歧途上之日本外交

楊雲竹(九)

暴日總崩潰的前夕

樓桐孫(一二)

以戰養戰

張百高(一七)

公庫法的施行

陳長蘅(二一)

日本人論最近日美關係

高璜度譯(二三)

日本在中國的武力侵略與經濟侵略

陳斯英譯(二八)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現在各國資源動員

之比較及檢討

傅俊儀譯（三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侵略國家的政策

陳洪進譯（三八）

東方的勞工問題

楊振麟譯（四一）

記一位中國的科學家

徐 盈（四五）

綏蒙的戰地文化工作

周卜豐（四九）

俘虜在第五戰區

謝冰瑩（五三）

日本俘虜的文獻

李 蘭譯（五六）

晉東南雜記

丘 琴（五九）

抗戰文獻

抗戰日誌

短評

美國新中立法與中日戰爭

歐戰爆發不久，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氏即召開國會特別會議，討論中立法修正案。該案在九月二十八日通過於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參議院會議中，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激烈爭辯，卒於十月廿七日以六十三票對三十票的絕大多數獲得通過。現在此案已移送眾議院討論；據報眾議院近數日中對於該案亦有熱烈之爭辯。但是依我們的推測，該案的通過殆已不成問題，因為關於美國外交政策之決定，參議院一向是居於優越的地位。這是稍治美國政治的人們都瞭解的。

中立法修正案之規定雖是和舊法相雜，但其中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廢除舊中立法中對於交戰國家「禁運軍火」的條款而代以「現款自運」的規定。「現款自運」無疑地是對於資金豐富而擁有制航權的英法二國為絕對有利。這是修正案的真正動機，也是美國於不損害其自己中立地位之下同情援助英法的最大表示。新中立法通過之後，美國在精神上

和物質上所取偏袒英法歧視德國的態度已經是毫無疑義了。這事對於歐洲戰事的影響是相當重大的！

然而，我們所最關切的不是它對歐洲戰事的影響，而是它對於中日戰事的影響。換句話說，問題是美國新中立法對於我們的抗戰究竟有利還是有害？

國內論壇對這問題最近曾有許多討論，而各人的看法也不一致。據本人的觀察，美國新中立法的通過對於中日戰事是沒有重大影響的，它對我們的抗戰不會有直接的利害。

有人以為「現款自運」條款對於日本是有利的，因為日本「現款」雖已無多，但是「自運」却有辦法。許多人對於美國新中立法表示疑慮和憂懼，便是由此而起。

但是這種疑慮和憂懼是沒有理由的。我們要知道：美國對於中日戰爭自始便沒有援用過中立法，而日本為避免美國援用中立法起見，也始終不肯對我正式宣戰，她僅稱其侵華戰爭為「中國事件」。自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日寇的軍火和軍需原料半數以上一向是仰給於美國。十月十一日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氏在闡明新中立法時說：「美國現時不斷以大量原料運往日本，從而製

造軍火，實無異參與日軍在華之大屠殺！」這是一針見血之論！

在新中立法下既是如此，在新中立法下亦必如此，因為美國的中立法根本沒有而且不會援用到中日戰爭裏來。假使美國對於這東戰事不能「另案處理」，日本今後依然可以從美國獲得大量軍火和軍需原料，使美國繼續「參與日軍在華之大屠殺！」所以，問題不在新中立法抑舊中立法，而在美國對於這東戰事能不能有新的措施（如禁止軍需原料運日，封鎖日本航運，禁止日貨入口，或加重日貨關稅之類）去制裁暴日？我們與其紛紛討論新中立法的影響，無寧多研究這些新措施的可能。

以最近的形勢來推測，美國於通過新中立法之後，在遠東方面對暴日會有一種制裁的行動是很可能的。雖然這種行動所採的方式目前還不能十分確定。這推測並非我們主觀的幻想，它是根據下列各客觀事實而來的：一、美日商約的廢止，使美國於明年一月初滿後對倭採取經濟打擊的行動更合法，更自由。二、美國最近調駐大批軍艦於太平洋和積極增強夏威夷及菲律賓防務，可使她異日的行動更安全，更有力。三、美國駐日格魯大使對倭國人民的嚴厲警告，

可視為美政府準備採用「更動聽的方法」和「更有效的方法」之先聲或徵兆（哈瓦斯十月廿三日華盛頓電）。四、新中立法通過以後，美國對野可以集中其注意力於遠東，而美國軍火商在大西洋方面既獲有新的出路，對於禁運軍火軍需助日當亦不致於頑強阻撓。此外，美國民眾對於我國抗戰瞭解及同情的程度之增加，羅斯福總統威望之提高，以及孤立派勢力之降落——這些都是有利於美國政府採取調日行動的重要因素。美國不欲對倭有所行動則已，否則目前確是再好不過的時機了。自華盛頓會議以來，美國對倭行動的客觀條件從未有像今日這樣優越的了！

根據以上種種的客觀考慮，美國對倭採取一種調日行動（尤其是禁運軍火原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然而我們站在中日自己的立場，却不應只是消極地期待這可能性的實現，而應盡一切外交（包括國民外交）上的積極努力，去推動和加速這可能性的實現，並使其化為更有效更有力的事實！

（收報——十一月八日）

日美關係如何發展

對於日本全部外交政策以至日本對

某一國的外交政策的分析，不能以日本政府的空調辭令和虛偽姿態為根據，主要地要把握日本的內部矛盾——激進派對保守派的矛盾。近衛平沼兩內閣的外交政策始終動搖而缺乏重心，是由於內部矛盾，阿部內閣雖聲言「自低還元」，「自主獨立」，仍然動搖而缺乏重心，這還是由於內部矛盾。

分析日本對美政策以至日本對美國今後發展的時候，當然也要從日本的內部矛盾出發。

歐洲戰亂發生後，日本由政府以至御用言論機關一致強調「事變與歐局的關聯性」，那就是說，乘歐局混亂，關心遠東的歐洲諸國家自顧不暇的時候，從速決定配合歐局的以「解決事變」為中心的外交政策，「一舉解決事變」。在日本眼中，由於歐局的混亂和緊張，與遠東有關諸國中，美國的比重已超過了英國的比重，所以在決定外交政策時，以美國為首要的對象。起用與羅斯福總統有私交的野村大將為外相，雖是一種淺薄的外交技術，但也足說明日本如何重視對美關係了。

那麼日本究竟決定了對美外交方針沒有呢？沒有。環繞着對美外交，激進派保守派間正演着意見的對立和摩擦。

這在最近的日本報紙雜誌上，是可以採集到一些參攷材料的（請參看本期譯文「日本人論最近日美關係」）。以行動派為背景的軍人決定的主張是：獨占中國，否認九國公約，驅逐美國勢力，雖因之而引起對美乃至對英美戰爭亦在所不辭；重臣財閥的主張是：乘歐亂機會，拉攏美國，在「有取有與」的基礎上解決遲延不決的「事變」。前者攻擊後者為「媚德外交的舊套」，無形中增長美國氣焰，結果日本兩年對華的軍事行動等於虛擲；後者攻擊前者為「不理解日本國民經濟的自給力」，不顧日本物資的對外依存性，「徒然煽動國民的沙文主義」，擾亂政府的政策執行。野村外交在這樣的內部混亂紛爭之中，雖然重視對美外交而無從決定一個不動的方針。

就最近的日本政情觀之，阿部、野村固然和重臣財閥勾結起來的，「國民新聞」在「論外務省紛爭」一文裏，明白指示現內閣表面雖在推行近似革新的政策，而骨子裏則另有所圖——但并不敢照然按照保守派的意見行事，行動派——這個少壯軍人的秘密政治結社，將因之而掀起倒野村以至倒閣的大風浪。

有人說：日本目前對美強硬的論調不過是個手段，其用意所在，不外是以

「強硬不屬」之姿，對應美國最近在國際政治上地位的增高，準備下將來和美國談判遠東問題時索價還價的地步。日本不是正在利用汪兆銘一類的漢奸走狗，進行偽政權的樹立工作麼？這就是想以這個偽政權為對遠東有關各國的基礎，繼續發展這個偽政權和美國以及英國開「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談判。上述見解當然不能全部被否認，而且我們還須根據上述見解，對日本外交動向嚴重地加以監視和打擊。但上述見解所含的現實性究竟還不充分，日本陸海軍入法西、產業資本家、鐵道資本家、出身「士族階級」的浪人集團，不特想把中國化為獨占殖民地而且還抱着「南方進出」的企圖，歐戰發生後，他們覺得正是一個挽救對華軍事失敗的機會，他們想擴大戰爭範圍，轉化對華戰爭為參加歐戰，驅逐英美勢力出中國甚至整個遠東，這是他們自身利益地位的存亡關頭，他們絕不會輕言退讓的。阿部大將受命組閣後，即刻接到軍部的一張秘密定貨單，那上面的文字可以用六個字概括：準備參加歐戰，阿部上台以後，雖然和重臣財閥勾結，但是軍人法西的話等於「上命令」，阿部內閣如果完全違背軍人法西的意旨，結局必然是倒閣，甚至爆發白色暴動。

但是上述軍人法西的對華意見不是美國所能接受的。日本軍人雖堅持着中國為獨占殖民地的懸壺企圖的一天，堅持着橫行西太平洋的野心一天，日本政府在軍人的機軸下執行對外政策的一天，也就是美國嚴密監視遠東動態的一天。日本政治既被軍人法西指點着而且將要指導下去，日美關係當然要日漸嚴重化。即使日美進行談判，但終究要達到決定談判命運的路牌之下的，那就是，美國是否願意放棄遠東利益和太平洋沿岸利益的問題。

(譯度十一月八日)

憲政之基礎

自從今年九月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決定「請政府依照中國國民黨過去之決議，召開國民大會，建立憲政規模。三民主義本為我抗戰建國之共同信仰，而三民主義之實踐，亟宜制為憲典，垂諸永久」(大會休會詞)，憲政運動，乃漸熱烈，足徵國民對黨國大計擁戴之誠與求治之切。

在此期間，大公報以社評地位所載論著：「實行憲政之時」(九·廿)，「如何實行憲政」(九·卅)，「憲政

運動與地方自治」(十一·八)，尤堪重視。

該論指出：蔣委員長「以全軍統帥，國民黨總裁兼參政會議長的資格，對此案首先表示熱切贊成之意。」使大會順利通過這個大議案，給國家前途開拓無限的光明。

論及時問題，以為「現在是實行憲政之時：有人或以為當國家抗戰之際，似乎不適於憲政之實行。其實：現當抗戰之際，因為全國民族的民族國家意識的燃着，國民團結，國家統一，正是國家最有力量的時候。：現當國家基礎因抗戰而鞏固之時，有一億萬一心」的意志，有堅強統一的力量，恰正是我們最有效實行憲政之時。」

論及國民程度問題，曾謂：「必待國民程度如何進步乃得實行憲政乎？抑迄今尚未達到實行之程度乎？是固賴於政治活用，而不可視為刻板文章。：一方須加以組織訓練，以提高其程度，一方仍須予以參加公務之機會：而達於習慣成自然。」此數點，頗足代表憲政運動一般之意見。

其對於「我國地方自治對於全國憲政，負有重大之責任及其他地位」，其立論亦頗深中時艱，然仍有數點，尚值

補充而加以致慮者。

今日對於憲政實行時期之早遲，或有意見上之出入，然對於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以鞏固憲政之基礎，則為公認之要政。誠以地方自治若無成績，則憲政固難健全，而一切建設實施均難實現。

然地方自治，吾人絕不能誇張其空間的意義，以提高地方權力，謂為地方自治，亦不得謂「地方自治，即取國家權力，分一部份授與地方，使之自行處理，以分國家之勞，而得因地制宜，以各遂其適當之發展，一因為地方區域是空洞的，人民大眾才是實際的，所以總理說：『地方自治，是在吳事完結之後，把全國一千六百多縣都畫分開，將地方上的事情讓本地的人去治』。今日吏治癥結所在，并不在權力過於集中，而在於中央政令不易達於下層，下層行政機構積極的行政效率固甚低弱，而消極的貽誤政令又多溢於其權力之上，中央權長莫及，而民衆則無權制止。實行自治，則其法制一本中央，中央治權乃直達於下層，其權力損耗於中層機構與不良官吏者，乃得補救，因此，地方自治並不在於地方分取中央之政權，而在加強中央之政權。

然所謂人民大眾絕非一盤散沙之人

民，乃係有組織之民衆。如：總理所舉：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工會、農會等等之民衆組織之代表，乃構成國民合衆之一重要部份。故在抗戰建國綱領中所規定者「發動全國民衆，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實行以縣為單位，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條例，以鞏固抗戰中之政治的社會基礎，并為憲法實施之準備」。

這是很明顯的，憲政的基礎是在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之基礎則在民衆組織，是故憲政之根本基礎，乃在健全各職業團體，其準備工作則在如何着手各職業團體之組織。今日之急務，憲法條文之規定尚不及普及全國由下至上有系統之職業團體之建立。

當今既在憲政之促成時期，則對於憲政基礎之準備，尤不容辭，以求憲政真正貫徹三民主義之實現。
(洪進——總理誕辰)

平抑後方物價與救濟

薪水階級

關於現在後方各省物價的升漲，我們雖沒有精密的統計，但它已經成了一個驚人的現象，一個嚴重的問題，却是不容諱飾的事實。除了舶來品和奢侈品不說，僅就通常生活所必需的用品而論

，據一般的估計，平均也都漲到了戰前的兩倍以上。例如四川本是產米之區，今年又是大豐收，而最近米價竟漲了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據說昆明的米價竟漲到五十餘元一石，還不容易買到。又如煤炭和豆油，最近也漲到較年前一倍有餘。然而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布疋。在西南各省，無論土布，它們的價格平均都升漲了三倍，乃至於五倍！單就這日常衣食所必需的幾種物品看來，我們便知道後方物價的飛漲確是一個極端嚴重的現象，而物價的平抑工作更成爲一件刻不容緩的急務了！

然而平抑物價却是一件極複雜而困難的事情，它決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容易，簡單。首先，我們應該認清物價上升的真正原因何在，然後纔可對症下藥。

有人以為物價的上升是由於通貨的惡性膨脹。但是據財政當局的報告，我們的通貨迄今並沒有惡性膨脹過，法幣的準備基金並不較世界任何國家之比率爲低。所以，以通貨惡性膨脹去解釋物價飛漲是與事實不符的。誠然，通貨在後方各省較大量的集中和流通對於後方物價自不無相當影響，然而這種影響決不是近來物價的畸形飛漲的主要原因。

我們以為後方物價上升的主要原因，計有三個：(一)交通困難，運輸不便，例如四川是產米之區，剩糧極多，但是因為沒有輪船火車等交通工具，運銷到雲桂或陝甘幾乎成為不可能之事。如果用汽車由公路運輸，則運費一項就佔要超過物價本身十倍以上。(二)產量不足，供不應求。以上有幾種物品，後方各省一向的生產便不足；現在外路的來源隔絕，而人口却日見增加，供不應求的現象自然更顯著了。即拿布正一項而論，據專家的統計：西南各省在戰前便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仰給於外國及下江各省。現在外路來源既斷，生產亦未見大量增加，供應自必更感困難。布正價格之特別飛漲，這是最大的原因。(三)除以上二因之外，奸商的囤積居奇，任意操縱，實是後方物價時形飛漲的主要原因。雖然，產量不足和運輸困難雖使物價不能不向上升漲，然而這種升漲應該是正常的，迂緩的，有規律的。但是現在物價狂烈的，突然的，畸形的飛漲，却不能不歸咎於奸商之操縱居奇！後方物價目前關係極廣，無天無日，奸商們是應該負其全責的！

對症下藥，平抑物價治本的辦法當然是要發展交通和增加生產。我們希望並相信政府當局，尤其是負責交通和經濟的當局，對此工事而能通盤籌劃，積極推行。現在西南和西北各省的鐵路，建設加緊和輕工業各部門的逐漸建立都是些可使我們樂觀的象徵。

然而治本辦法之收效是很迂緩的！對付目前這無天無日的物價飛漲，我們應該注重治標的辦法——便是嚴厲的取締奸商。現在後方各大都市雖多設有一平抑物價委員會，但是我們還嫌這些機關的工作太不迅速，收效更是過分微薄。我們除了希望政府當局在執行方面採取更更嚴厲的手段。在這抗戰日趨的常規，政府當局取締奸商決不會引起人民絲毫的反感或誤會。愛國同胞對於趁火打劫想發國難財的人們是沒有一個不疾首痛心的！

同時，政府多多設立公營日用品發售所和鼓勵人民組織消費合作社，也不失為良好的治標方法。這類組織對於平抑物價是能有相當效力的。

抑物價是能有相當效力的。雖然，縱使治本治標兩端辦法同時並舉，後方的物價也不見得一時便能低落下來。但是事實上現在的一般生活費用已經高漲到戰前兩倍以上了！於此，我們對於後方人民，尤其是薪水階級的生活痛苦，不能不有所顧慮。

何以我特別要提出「薪水階級」呢？因為照經濟學的原理，在物價上升的時候，最受痛苦最大的便是靠薪水過活的人們。物價的上升是幾何式的，薪水的上升是算術式的。在物價高漲的時候，商賈、農人、乃至於勞工、苦力、都可將他們的貨物或勞力的價格隨着一般物價「亦步亦趨」地提高；但薪水階級則絕對不能這樣辦。譬如現在的一般物價

雖然到了戰前兩倍有餘，而薪水階級的收入却仍是七折八扣。若以購買力計算，他們現在的收入大概僅及戰前原薪的三分之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現象！高級官吏生活上或不致因此而受重大痛苦，但在一般中下級公務人員，尤其是各機關的科員，書記，辦事員，和小學教師，警察，……之類，這痛苦是非常深刻的！現在他們或許可以暫時忍耐，將僅有的少許儲蓄拿出來或把妻兒的一點首飾變賣了去貼補貼補。然而這種辦法是不能維持長久的；政府對於他們的應該趕快設法救濟，對於這日趨嚴重的現象不能長此視若無睹！我們認為政府財政可能的範圍之內，應該盡量使後方的公務人員恢復戰前的原薪，對於百元以下的低級員司更應酌予戰時生活津貼。據說政府當局對於這事已在秘密籌議之中，我們希望不久便有妥善的具體辦法出現！

誠然，在這抗戰嚴重的關頭，前綫士兵的生活是最值得我們關切。然而，後方人民的痛苦也決不容我們完全漠視。相反地，我們對於解決後方的種種問題至少應予以同樣的注意，同等的努力，方能配合「領袖」二期抗戰中後方重於前方的號召！

在後方的各種問題之中，我認為平抑物價和救濟薪水階級是很切迫的兩個，值得政府當局的嚴重考慮！

(汝敏——十一月四日)

歧途上之日本外交

楊雲竹

日本外交的艱難，沒有比今日再甚的了。試看世界上的大國沒有一個與日本有正常的外交關係，這自然不是平常的問題。

八月下旬德蘇間締訂互不侵犯條約，給世界人士以莫大的衝動，它對於日本的打擊，更特別重大，平沼內閣，因無法收拾而下台。平沼辭職之前，還作了幾件善後的處置，就是決定停止進行對日防共協定的強化問題另行考慮一般對策（八月二十五日內閣書記官長太田談），同日並訓令駐德大使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有背於德日防共協定之精神為理由向德國政府提出抗議。這善後措置，有承上啓下的效用，極值得注意。日本報紙與評論界，咸以「白紙還元」與「自主獨立」八字形容日本今後的外交，故吾人研究或批評日本外交，不可不注意這八個大字。

阿部組閣後的幾次談話，最重要的當然是九月四日的政府聲明，「德蘇戰事爆發，日本決不介入，專力解決中日事變。」日本國內對於這個簡短的聲明有種種解釋，但是外務省則認為這只是表明日本對歐戰要採中立的態度。這自法林上的說詞而言，當然是對的，因為日本對於歐戰不是參加便是中立，總不外乎這兩種態度，假如認為「不介入」三個字是為的保留着參戰的權利，那是理由不充足的，因為很明顯

的，一個中立國家除了依據國際條約之規定外，隨時可基於其自由的考量參加交戰國間的戰爭的，日本不啻自己承認會拋棄這種自由的。不過日本何以不用中立字樣，據吾人推測，不外兩個理由，第一是日本當前有對華的大規模的戰爭，它不便利脫採中立態度，它以不明說為有利。第二是想對歐戰獲得一些便宜，但是目前對歐局之發展，沒有確切的觀察，只好不明白說出來。試看日本在上述聲明之後，一面由澤田次官通告駐東京的各國大使，一面訓令其駐華各館館通告有關的國家，便可以窺知它的用意所在了。

上述阿部登台後的重要聲明中，吾人可以分開解釋。前半句「不介入於歐戰」云云，是對歐方針；後半句「專力解決中日事變」是對華方針；前半句也可解做手段或方法，後半句也可解作目的。日本在過去兩年間，經我國之堅決抗戰，國力疲敝已極，無時不想結束戰事，不待贅言，但是，問題專在於如何以處理事變。本文因限於篇幅，對此點不擬涉及，僅就日本對歐戰的方針加以檢討。

為敘述便利起見，先就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成立後所及於日本外交之影響以及阿部登台後所犯之錯誤加以剖解，更進而說到日本外交的動向以及其特徵之所在。

前節已經說過，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對於日本的打擊，異常嚴重，茲為說明日本國際環境之困難，以及其在內政上之反映起見，略將這一年來日本「對歐方策」中述如下。

所謂「對歐方策」，實言之，便是「德日防共軸心強化」。(見九月四日太田書記官長談)問題，即通稱德日防共協定強化問題。這本是中日戰事擴大後所引起的外交課題，可說是外交「路線」問題。據說去年近衛內閣改選後開始考慮這個問題，去年十一月起，在他們五相會議上正式討論及此，並沒有得到結論，今年初近衛之辭職，據說，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可想到近衛內閣的內部意見對立之嚴重了。平沼組閣後一月中旬五相會議時即就此問題加以討論，議會閉幕後(四月)審議次數，愈加頻繁，直到五月二十日，平沼內閣開始以書記官長談之方式表示五相會議對於對歐方策已意見一致。六月五日，並就其體方案予以決定。這兩次決定當然均分別履行了上奏日皇的手續，但是如何的一致，具體案之內容如何，均未經有任何發表，現在才知道這完全是在如何條件之下，加強德日的關係的條件問題。德國對於日本所提的條件(大約係以對蘇為目標對英德衝突保留中立)表示不滿，日本在另一方面想到英日會談的另一個方法。一面想挾對歐策以威脅英國，另一方面想藉英日會談以要挾德國。但是歐洲局勢，真是如平沼所言，複雜奇怪得很。英、法、蘇三國正在莫斯科進行談判，日本的政治家，評論家大都以為這是會成功的。另一方面，在蒙邊諸門罕方面蘇日間的衝突日見擴大而嚴重化，他們對蘇聯的動向一向是莫測高深的。因此，愈加焦躁起來，特別是軍部。這便是七月底八月初的情形。平沼內閣以為英蘇談判會成功，蘇聯對遠東壓力更要加強，這是判斷上一個重大的錯誤，惟其有此錯誤，板垣陸相

遂重新提起對歐策再檢討的問題，平沼內閣的基礎愈加動搖，英日會談不得不中止，從天津跑到東京參加談判的武藤章趕於八月十四日飛回天津，並同時在東京在天津兩處發表談話，企圖把英日談判快快圓起，藉以表示重新走上加強防共軸心的路線。這種動向，一直到八月廿六日，德蘇締約的發表為止，構成了日本對外的一串的錯誤，益令吾人相惜，臨與判斷之間真是「差以毫厘錯以千里」了。

吾人當然不可忽略的是：第一、美國於七月二十二日通知日方廢止美日商約。有人說，這是打斷英日會談的動力，吾人以為毋庸是為警告日本對歐政策的妄動。第二、是蘇聯方面一年以來對德日的離間工作，蘇聯的對德接近，對日強硬舉動，似乎都可作這樣觀察。第三、是日本國內各方面的對立，穩健派與革新派的對立，自由主義派與獨裁主義派，親美派與親德派。大體上說既成政黨與資本家代表前者，軍部與右派分子代表後者。值得注意的是，軍部之中，海軍派代表前者陸軍少壯派代表後者，這最後之國內各派之對立，與政治之無力，是觀察日本外交動向最要注意的一個因素。

三

平沼內閣的錯誤判斷，自己遮斷了兩條路線：即是強化防共軸心的路線遭了德國的拒絕，終於遭了德國的擯棄，卒至於不得不以下台卸責，他更遮斷了另一個路線，就是英日談判解決英日間的懸案並企圖由此打開對法對美的僵局。這兩條可能的路線都自己遮斷了，結果只剩下一句話，便是上述的「自主的道義外交」或是「自主獨往」「白紙還元」「八個字」誰都知道自主的外交是外交的原則，但是對於日

本却是理想境而非事實，不能自主，也不能「獨往」，「縱能獨往也只有流於「祖述」與「幼雅」而已。吾人盡知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外交便是受了「獨往」之害，歷代外交當局，皆以「協調外交」的名辭來謀補救，但是執意孤行的政策，絕未能收到協調的效果，而只是日陷於「孤立」之途。軍部控制政權之後益加乖張，居然迷於德義兩國之恩潮，恬然以自列於「貧乏」集團(Marginal)為光榮，高揭打倒現狀的旗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遂在舉國反對空氣之中，簽訂了德日防共協定。這件舉動，是日本外交上一大轉機也是一大冒險，自從協調外交走到軸心外交，隱者讓諸官為欲竭止渴。果然狂妄軍人愈挺而走險，他們國內投機分子官僚政客及軍部御用學者也隨聲附和，這便是「強化防共協定」前要求產生的動機。

德國竟背棄了三年來的盟邦之日本而與蘇聯締約，豈能不與日本以重大打擊，但是德日關係是不是馬上能還元為白紙狀態呢？問題似不如此簡單。

第一、軍部特別是陸軍方面，不肯驟然捨棄聯德路線黨以要挾內閣而掩飾過去的錯誤。

第二、對歐洲局勢尚不能明確判斷，特別對蘇聯態度不不甚明瞭，自不免企圖維持德日友誼關係以準備萬一。

第三、日本在遠東與德國利害大體一致，其使華行動在四面楚歌之艱局中，希留德國予以支持。

試看阿部登台後的首論，平沼下台之前，台籍實德國行動係違反德日反共協定精神而為對日背信的行爲，但是阿部剛剛上台便對新聞記者說（八月三十一日）「德國或者說反共仍然繼續，但因對蘇的必要而締結不侵犯條約」這與平沼責斥德國背盟訓令大島對德抗議的強硬態度顯然有緩急之不

同了。九月九日阿部在西下車中對記者談：「像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他以為第三國際和蘇聯是兩件東西，縱簽訂蘇日互不侵犯條約，亦與反共精神不相抵觸，這種議論是有問題的。」這居然引用德國的意見也足以見其緩和。至於野村外相最近的談話，更可注意，他說（十月二十日）「關於日本與德義之關係：實則日本向來與反共協定為其決定國策之基礎，此項態度，現在無絲毫變更，因此根據反共協定而產生之德義親善關係亦未遭受影響。」最近（十月二十三日）日外務發言人更公然採用了上述德國外長的見解說，「蘇聯政府與第三國際有不即不離之關係，但在公式上，兩者完全不同，日本反共政策並無不自然。」以上的引證，充分可以推斷阿部內閣並未根本放棄了反共協定的路線了。

四

阿部內閣登台不久，就又犯了一個錯誤，便是他觀察歐戰或不至於延長，他九月九日談時局時說「希特勒或許仿效俾斯馬克的故事，把但澤和走廊地帶收復後，既經將波蘭征服，那時由於美國或義大利之調停也許實行撤兵。」他既然認為歐戰不至於延長，自然不免焦躁，上述九月四日聲明後訓令駐華使領通告有關各國駐華代表以及其他對華舉動，充分表示出他的焦躁之態。逮至十月二日對地方長官會議席上訓話，才轉過口吻來說，「此次歐戰或將延長，」於是乎又鎮靜起來。但是問題還是殘留未決。在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之後，日本外交是否痛快的放棄了聯德的軸心路線呢？如其照吾人上述觀察，他仍不能放棄，則對英美是否要調整以及如何調整呢？能否更進一步而與英美接近呢？還是以上兩

條路線都不能行，日本將走到孤立的地位呢？據吾人觀測，日美對於樂行德路綫轉變到一百八十度的位置而對峙，在英、美、日動向方面，惟有日本經濟恐慌省而改觀其對外政策，否則便否。在目前動向中，少與日本謀調格之可能，所以改稱英美的路綫，在目前亦不可至。阿都內閣的路綫，將不出孤立的作法，在他國均不辭與之調整，凡現稱日本之名曰一協調外交——實際上走不到孤立的位置，在這孤立的日本外交中可指出左列幾點動向或特徵。

一、阿都內閣的脆弱性比以最近衛平沼兩內閣，決定其結果，上述的技術上仍藉聯盟義抑或事實英美——一時無法安定之端，目前該階段，只好靜觀，所以外交上整個瀾漫着不安的空气。

二、上述獨立的外交，同時必帶着一種消極性，絕對不致再惹糾紛。他們所謂多角的，也許可以標榜為「協調外交」，但這實際上並非獨立外交，不能信賴日本，其他列強，也不能如日本所期望的「了解其立場」。

三、對歐戰當然要堅持「不介入」的原則，第一，因為要專力處理中日事變如阿部內閣所已聲明；第二，因美國與蘇聯均守中立，日本相信中立才是最有利的；第三，乘歐戰機會一恢復國力，日本評論家所謂平均流血的譬喻，認為「日本過去兩年已流血三合，今後是一年間讓歐洲列強各流五合，日本再流血二合，如此正可均衡」是日本文學上的一致心理。他回美必將設法謀妥協外交，自然對任何強國都不敢得罪，他對美必將設法謀妥協外交，尤其是對美必將竭力以緩和美國，的感憤，由恐英而媚美的趨勢，必將不免。他所以如此，也有想藉英美以打開對英美的優局。日本認英法對遠東力量必將減低，這也是把外交重心移到對美原因。但是對美關係只可留緩和，並無外交的期待。日本實業家藤原辰次郎的談話認為日日正式商約難以成功，只有補結一種臨時協定，這似乎是一錢切於實際的見解。

五、日本除了側重對美外交外，不能不重視對蘇聯的關係，蘇聯的坐大與中立，是日本所最恐怖的。今後日本必不

[illegible]

結語

用如阿部內閣的外交動向，既如上述，但是理想是一事，運用阿部又是一件事。

他們失敗的題目是共同的，即是處理中日事變和對歐國策兩個題目。這兩個題目，本來是有聯帶關係，越來越關係密切了。阿部本當局看來也越來越「複雜怪奇」了。這不僅是遠東問題，不僅是對歐政策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世界政策問題。阿部似乎該接受這個教訓了。

愈接受這個教訓，愈感到責任之嚴重。對於中日事變逐漸解決之把握，對於歐戰的良機，並不能像上次歐戰獲得漁人之利。這中日事變的處理與擴大的對歐策，必然又是阿部內閣的危機所在。

十一月一日

暴日總崩潰的前夕

櫻桐孫

——從敵人政治經濟社會各方的情況判斷——

我們在這裏所說「力量」，不單指一個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等有形的力量而言；並包括那國家在精神上的立場，道德上的自覺，政治上的環境和對外的聲譽等一切無形的力量在內。

中國民族對號稱世界第一等強國的暴日奮起抗戰，決不是「不度德，不量力」的冒險的或徵俾的行為，而是自始就有形無形種種力量的總和上，經過最大苦痛的忍耐和最高理智的分析，打算得清清楚楚，「謀定而後動」的一種歷史上偉大的偉業！

這話在宋實行抗戰以前講，老實說，除將委員長自身出高級賢明幹部及若干忠勇的軍民志士以外，雖然不能說是大多數，但至少在全國各社會階層裏，總有半數以上是憤憤滿肚皮的狐疑，認為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高調」。「注意！我們所說『全國各社會階層』指的是「智識階級」。『至若全國被認為無識無知的阿斗——農民，工人，以至所謂販夫走卒，——對於宋這鬼子在中國多少年來種種無法無天的壓迫和欺凌，早已咬牙切齒，沒有法子可以嚥得下肚！在宋實行抗戰以前，全國同胞早已具備了極度深重的抗戰意識，早已確立了「有敵無我」的無上決心，要和鬼子拚個死活。

這意識就是民族意識；這決心就是自衛決心。這無聲大眾的心意和情緒，就是民族生存力量的源泉！

這個偉大潛力的源泉的動向，也就應該是負責政治當局唯一的指針！

將委員長謀國的公忠和眼光的遠大，第一就因為能夠認識這廣大民衆的意識並把握這正確高貴的指針。

反過來說，在未實行抗戰以前，政府中和社會少數「若日」並因而「親日」的敗類，叛徒，漢奸，上自汪逆兆銘，下至陶希聖高宗武等那些走狗，主要的原因，都只在「有眼不看泰山」，「有本身的享樂而不知有國家的危亡，有自己而不知有大衆，有今日而不知於經過艱苦抗戰之後，一定即有更光明，更偉大的明天。

這就是無視了大衆的意識；這就是違反了人民的公意。「人民之言，即上帝之言。」汪逆等一腔「亂臣賊子」「狼心狗肺」之徒，在全般抗戰政策上，決不必等到他們逃出了行都方算是漢奸，其實依我們說來，在未實行抗戰以前，他們早已成了國賊。

我們在今天再說這話，並不是要翻舊賬。我們為的是要從國內說明忠奸雙方力量的盛衰興滅，以證明我敵雙方力量的得失盈虛，從而判斷暴日的總崩潰，顯然的已經近在眼前。

因為在這一小輩醜類，在我們眼裏早已把他們看定是民族的敵人，早已把他們算作是倭皇的「臣民」——只須倭